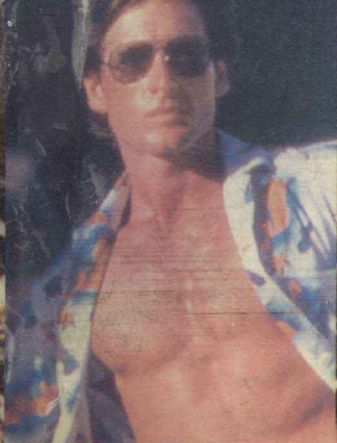


柔魅刚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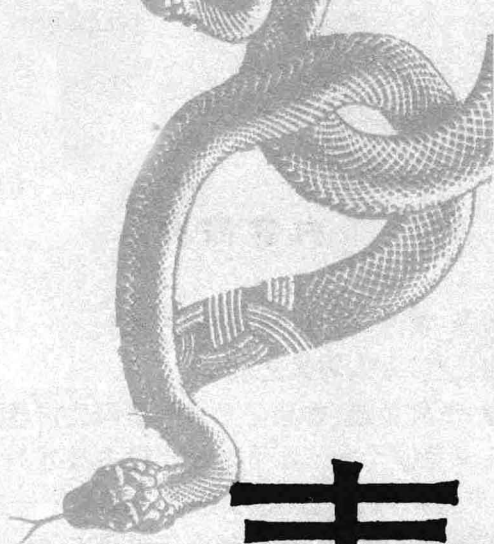


孟德 周实著

青
蛇

中国文联出版社

柔魅
刚气



青

蛇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蛇/孟德,周实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6

ISBN 7—5059—2255—6

I. 青… II. ①孟… ②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8319 号

青 蛇

孟德、周实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2 插页 37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059—2255—6/I·1626 定价: 18.8 元

内 容 简 介

人性的力量,情爱的力量,心灵的力量!

男人阳刚之气,女人阴柔之魅!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香港亿万富翁熹阳公司董事长王熹阳先生正在为女儿王芳倩——三届香港小姐得主举办19岁生日宴会,突然,惊叫之声传来,奶妈被杀,小姐遭人绑架……三十年前一起去非洲原始莽林中冒险寻宝的伙伴终于寻仇来了!一个年轻的野人也因此而被卷进这复杂险恶的生死拼杀之中。故事开始在香港,展开在太平洋神秘的海盗巢穴,以及萨尔温原始大森林,于神秘而眩目的异域情调中,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一幅燃烧着各种欲望的人生画卷。这个在原始部落里长大却不幸坠入香港当代社会的野人,以他与生俱来的自然力量和纯朴天性,战胜人世间的假丑恶,赢得五位绝色少女的爱情。这五位少女是:三届香港小姐得主王芳倩,太平洋海盗之女混血儿茜娅,萨尔温莽林百花部落花王属下花蕊和花萼,以及香港黑社会女杀星雌龙金玉如。

野人遵循着自然的意志而生活,他对当代人类的伦理道德一无所知,他撕下圆滑而美丽的面具,去掉虚伪的忸怩,反对肉肉的矫情,袒露赤子的真情……生活在邪恶之中而天性热爱善良。

捧读《青蛇》也许会使你感叹自己生活的平庸乏味。可是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不是野人呢?

目 录

长胡子的蜘蛛	(1)
地 狱	(10)
雪人一怒	(19)
爱死你	(29)
蛇宝石	(39)
血色的刀	(49)
雌 龙	(59)
恶 狗	(68)
我喜欢你死	(77)
怎么可以爱她	(86)
维多利亚号	(96)
色 狼	(104)
谁是魔鬼	(113)
人鲨之战	(123)
棋 争	(132)
海 盗	(142)
萨 尔 温	(152)
恐怖今宵	(162)
水 蟒	(171)
不要爱我	(180)
飓风中的渔村	(189)
不眠之夜	(197)
血色地道	(206)
八脚章鱼	(214)
地下迷宫	(223)
美丽的少女	(231)
黄 梁 梦	(240)

海豹爷	(250)
新婚之夜	(259)
不平静的船	(267)
海底之战	(276)
死生一线	(283)
爱情	(290)
魔眼	(299)
鬼魂	(308)
黑人霹雳舞	(318)
森林之主	(326)
骷髅头	(335)
无情	(345)
悬崖	(354)
美女蛇	(363)
花王	(371)
真爱	(380)
残酷的诱惑	(389)
百花迷雾	(396)
绝代花妖	(405)
酋长	(414)
破镜重圆	(423)
大地的裂缝	(432)
峡底奇人	(441)
绝望	(450)
洞中释	(460)
蛇丛求生	(469)
飞越雪山	(479)
倾轧	(488)
渔翁之利	(495)
狮人	(505)
杀戮	(514)

长胡子的蜘蛛

全香港的人都知道，本港最美丽的少女是王芳倩。她虽然刚刚年方十九，但已是连续三届香港小姐桂冠的得主了。有如此一个掌上明珠，王熹阳想不高兴恐怕都不行，何况他的公司近年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天天日报》已将他的熹阳实业公司列为香港十大公司之一了。

今天是芳倩十九岁的生日。

夜。香港是个不夜城，彻夜灯火通明。王熹阳的琼台别墅更是灯光灿烂，五彩缤纷，只因为今晚乃是王小姐的生日舞会。

王熹阳饱经风霜，平时不苟言笑，但现在他也不由得笑上眉梢。此时，贵客已是盈门。斯特鲁安商业公司的老板约翰·陈挺着圆鼓鼓的啤酒肚，像个皮球般地在人群中挤来穿去，逢人就举起酒杯，堆起满面的笑。五国制革公司的总裁刘则安斜靠在酒柜边，他高大，英俊，富有，精明，谈笑风生，更难得他仍是个单身贵族，所以他无论在哪里出现，身旁便马上围上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但他似乎对这些女人不屑一顾，话语中有意无意透着调侃与轻视的味儿。香港警察总署警长戈恩特则全副戎装，傲视阔

步，似乎担心别人不明白他的身分。

.....

虽然厅里已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了，但门人仍在声嘶力竭地报导：

“万国证券行经纪邓罗斯先生到！”

“东南亚汽车贸易公司董事长谢海隆先生到！”

“亚太置业公司大板艾尔·卡彭先生到！”

“日本广忠制船会社广忠太郎先生到！”

“亚太音像公司总经理胡月华女士到！”

.....

每个人都洋溢着满面的笑容，虽然王熹阳因为他们这些显贵的光临而荣耀，但他们也为能参加连续三届香港小姐的得主、公认的香江第一美人王芳倩的生日舞会，能目睹佳人风采而激动万分。

一曲终止，舞池里稀稀落落的几对人归了座，王熹阳站起来，一击掌，含笑道：“各位先生、女士们，今天是小女十九岁生日，各位大驾光临，本人不胜荣幸，谢谢。”

刘则安已高高举起酒杯：“现在，请芳倩小姐出来一展芳姿，好不好！”

众人一齐哄然：“好！”

王熹阳微笑着：“好！阿福，现在你去请小姐下楼来。”

阿福五十来岁，驼背，满脸的皱纹，如众多的富家佣人一样，他也舍却真名不用，简称“阿福”。他答应着，便佝偻着身子，慢慢地上楼去了。他的行动简直比乌龟爬快不了多少。众人简直不可明白，王熹阳为何将这样一个又老又迟钝的驼子作为贴身使唤的佣人。

阿福爬上楼虽然不超过五分钟，但刘则安却觉得似乎已经

超过了几天。他抓着酒杯踱过来踱过去，一张俊脸已慢慢涨得通红。

约翰·陈笑道：“古人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刘总裁却分秒难捱，真是痴情如煎啦。”

刘则安不语。

约翰·陈又笑道：“不错，像王小姐那样的绝代佳人，自然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刘总裁对她痴情，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刘则安仍不语。他追求王芳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至于王芳倩的追求者甚多，他并不介意，他相信自己能力挫群雄，蟾宫折桂。

忽然，他想起甚么，微微一笑道：“难道你这位君子也有意求这位窈窕淑女？”

约翰·陈尴尬地笑笑：“哪里哪里……本人纵有此心，面临刘总裁如此强劲的对手，也只能自愧不如了。”

刘则安笑道：“明白就好。”

这时，阿福已下楼来，一个人下楼来。而且他一脸掩饰不住的惊惶，一路叫道：“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厅里顿时静了下来。王熹阳道：“阿福，别慌，发生了什么事？”

阿福急急道：“小姐不见了，李妈已被人杀死了。”顿时，如沸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厅里顿时乱成一团。

刘则安大惊，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与脸色煞白的王熹阳一齐抓住阿福的衣襟，叫道：“芳倩不见了！”

戈恩特已排众而出，拔出手枪，喝道：“阿福，你带本警长去现场看看！”现在，他这个警长可谓是有机会大出风头了。于是戈恩特与阿福走前面，刘则安与王熹阳随后，一行人拥上楼去。客厅里剩下的人也是窃窃私语，惶惶不安。

打开小姐的闺房门，饶是戈恩特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也不由得面色一变，寒意自心而起。一个老妈子横卧地上，双眼翻白，似乎在死死地盯着什么，看她满面恐怖的神情，想是见着了极其罕见的可怕之事。她的头上，有八个圆孔，鲜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此等惨状，几个胆小之人已呕吐着退了出去。巨大的穿衣镜上，画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张牙舞爪，似乎要择人而噬。这只蜘蛛只寥寥几笔，但绘得维妙维肖，似乎是娴熟的写意画家所绘。戈恩特看着这只蜘蛛，似乎这只蜘蛛正猛扑过来，他握枪的手已禁不住微微颤抖。他身经百战，却没有发现，此时阿福除了面上显得有些焦急惶然外，竟镇静自若。一个佣人竟能如此镇定。他同样也没有发觉，王熹阳面色已经由煞白变为青灰色，满头汗水，嘴中已喃喃地模糊地道：“是他，……他终于来了，他终于来了。”

刘则安忽道：“看，这儿写有一行字。”原来在画着蜘蛛的穿衣镜左下角，写着一行不大的字，因为这蜘蛛似乎已镇住了所有的人，所以竟没有被立即看见。刘则安已念道：“王熹阳……想不到……我又来了吧！你若想要女儿，今夜你来西湾沙货仓，了结我们三十年来的恩怨！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其实镜上是这样写的：王熹阳小子，想不到老子又出现了吧，你若想要保住女儿，今夜你来西湾沙货仓，了结我们三十年来的恩怨……”刘则安因为不想对王熹阳无礼，便改了念了出来。刘则安念完，众人无一人出声，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面面相觑。

突然，王熹阳激动地道：“好，我去，迟早我是要面对他的，何况，为了我的女儿！”

刘则安道：“王先生，他是谁？”

“他？”王熹阳面上顿时露出恐怖的神色来，悚然道：“他是魔鬼，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刘则安虽然感到背脊上阵阵发凉，但仍逞强道：“我和你一

起去！”

王熹阳颓然道：“你去了也没有用的。”

刘则安释然一笑道：“我自然不是孤身一人去，你知道香江九龙么？他们虽是各霸一方的地头蛇，但都还是有几下子的。”他耸耸肩：“他们九个中倒有六个与我是朋友，何况本届香港武术冠军赵焚心与我感情不可谓不深。”他笑了笑，接着说：“朋友有难，他们总不可能袖手旁观吧。”

戈恩特突然吼道：“这有什么用，你要发动黑社会群殴吗，我看，只有调动警方人员，抓住那只该死的蜘蛛。”

刘则安道：“警长，蜘蛛明言只许王先生一个人去，我们跟去的话，自然会隐蔽行踪，但若调动警方，恐怕会打草惊蛇，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害了王小姐。”

戈恩特怒道：“如此说来，怎么办？”

刘则安道：“就烦你去调动警方。”

这下可大出戈恩特意外，他盯着刘则安，道：“为什么！”

刘则安道：“你调动警方，大约半夜时分，去西湾沙接应我们，便万分感谢你了。”

戈恩特抚了抚他黄色的头发，把枪插回枪套，转身走了出去。

刘则安摇头苦笑道：“不知道英国佬几时也变得如此古道热肠了起来。”

这是一条小巷，阴暗，泥泞，永远散发着一股令人欲呕的霉气。香港虽然是十丈软红之地，但也有其贫穷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比垃圾更脏，比地狱更阴暗。这里是个小吃摊。一盏昏黄的电灯，一个炉，几个盆，几张破烂不堪的桌子。桌子上摆着几碟腊肠、猪头肉之类的一看就吃不下去的菜和五斤装的大瓶劣质酒。

但这样一张桌子边，却坐着一个非常的青年。他不高，也不胖，却显得剽悍而强大；而且也不俊，但任何人看了都会由衷地赞叹：帅！这样一个帅气而强大的青年，穿的只是一件破破烂烂的皮茄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褲。他直愣愣地坐着，目光盯着猪头肉上空的一只苍蝇飞来飞去。突然，他一仰头，一大碗劣质酒便下了肚。一辆梅塞德斯奔驰轿车在他身后无声无息地停下，他自然发现了，但毫不理会，又去倒酒。刘则安下了车，笑道：“焚心，又在借酒消愁！”

青年道：“不借酒消愁，干什么？”

刘则安道：“给我也来一碗！”

青年淡淡道：“这种酒不是你喝的。”

刘则安怒道：“谁规定不是我喝的！”他抓过酒碗就喝。但一口酒下腹，他脸便涨得通红，猛烈地咳嗽起来。然而，他还是强制自己把整碗酒喝下肚去。

青年看着刘则安，道：“你知不知道，我之所以与你交朋友，就是因为你这种性格。”

刘则安也看着他道：“告诉我，赵焚心，你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困难？”

赵焚心突然一掌将刘则安手中的酒碗打落在地，喝道：“刘则安，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知道我遇上了什么困难！也知道我决不会接受你的帮助。”

刘则安却并不动怒，缓缓道：“是不是小芹的事？”

赵焚心不语，但脸已涨得通红。

刘则安继续缓缓道：“是不是你想向她求婚，但根本买不起结婚戒指，也根本买不起像样的求婚礼物。”

赵焚心的脸反而不红了，他咬牙道：“你知道我不像你，我又穷又没出息又没有任何谋财的权势，我他妈的窝囊废。”他说这

话没有半点令人觉得他废物的感觉，只令人觉得一种英雄落魄的悲壮与苍凉。

刘则安道：“焚心，其实你自己也明白，只要你愿意，你谋财易于反掌。”

赵焚心喝道：“我就是不愿意，给有钱人当看门狗，我就是不愿意。”但一个人除了一身武艺外别无所长，除了给有钱人当看门狗外还能干什么哩？除非去卖苦力。但卖苦力要多少年才能买得起一个结婚戒指？两人都不再开口。良久，刘则安道：“焚心，我请你帮我一个忙。”

赵焚心抬头：“什么事？”

刘则安道：“我的未婚妻被人绑架了，我请你去救她。”王芳倩虽对他毫无印象，他却早已将她当作未婚妻看待了。刘则安顿了顿，继续道：“我知道你在这里，你经常在这里喝酒，所以亲自来请你，香港九龙的那几个朋友我都是打电话过去的……”

赵焚心已霍然站起：“你几时变得如此繁文缛礼的，快，上车。”

刘则安掏出钱包，要付酒菜钱，赵焚心却一把挡回：“难道我这点酒钱都要你出么？”他掏出些钞票来，凑合着付了款。小吃摊的摊主是个饱经风霜的老汉，他望着奔驰轿车一溜烟消失在小巷尽头，措着手，摇着头：“这个青年，以后一定会大发！”

西湾沙仓库蹲在黑夜之中，像个巨大的黑色怪物。这个仓库正在改建之中，所以里面没有灯光，自然，也没有门。王熹阳走进来，感觉就像走入了一条蟒蛇的巨口之中。四周黑暗而空洞！王熹阳站定，终于嘶声叫道：“周俊汉，我来了，你出来。”他连叫三四遍，四周仍是黑漆漆的一片，寂然无声。寂静，死一般寂静，诡异而可怖的寂静。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似乎随时会有鬼魅扑出

来置人于死地。王熹阳虽已掌中满是汗水，背脊发凉，但仍是准备再喊。为了女儿，他什么都豁出去了。

而这时突然有个声音响起：“好，好，好，王熹阳，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声音不大，而且微微颤抖，时断时续，像是个重病垂危的人在床头交待后事。

王熹阳壮起胆子，颤声道：“周俊汉，你有事可以找我本人算账，何必连累一个弱小女孩！”

那声音又响起，桀骜地怪笑道：“王熹阳，你不是不明白，蜘蛛不是个正人君子。”嚓的一声，一根火柴擦燃，点燃了一根蜡烛。蜡烛的微光照着一张脸与持蜡烛的一只手。只照着了这一张脸与一只手。这张脸干瘪，枯黄，瘦骨棱棱。一双眼大而突出，像是在烁烁地闪着绿光。这只手的手指长而细，似乎没有肉，只是皮包着五根骨头，皮上生着些黄褐色的茸毛。烛光的光圈里的这一脸一手说不出的令人恶心和令人恐怖。多年以前的那种感觉又回到王熹阳心中，痒痒的，麻麻的，想呕吐，像是吞下了一只活蜘蛛。他盯着这蜘蛛般的脸道：“不错，你的确不是个君子，你是个小人。”不知为何，王熹阳胆子忽然大了起来，激动地道：“你是个忘恩负义、心黑手辣的小人，我们真是看错了你，我们只道人不可貌像……否则，大哥就不会死在你手里了。”

蜘蛛还是桀骜地怪笑：“这只怪欧阳璨目中无人，不见我老人家深藏不露，这是他死有应得。”

王熹阳喝道：“你这小人若不是偷施暗算，大哥英明神武，怎么会栽在你手中。”

蜘蛛笑道：“那悬崖少说也有几十丈高，欧阳璨那一摔下去，恐怕已成了肉泥了吧。”直到如今，他一想起往日的壮举，仍是高兴和骄傲不已。

王熹阳咬牙道：“大哥英明神武，他死后也会变成鬼雄，迟早

会找你算账的，你等着吧！”

蜘蛛噎了噎，说不出话来，这个看来像鬼一般的人，难道也怕鬼？半晌，他才嘿嘿一笑道：“我真后悔，没有把你一起杀了。”

王熹阳冷笑道：“你敢！”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道：“你虽然心黑手辣，但却胆小如鼠，在那绿色地狱一般的原始森林里，你哪敢一个人行动，你留下我，不过是为了壮胆和借我的力气开路罢了。”

蜘蛛似乎已恼羞成怒，喝道：“你这无耻小人，盗走了我老人家的财宝，现在看你怎么偿还！”

王熹阳冷笑道：“你的财宝，我们舍死忘生，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地得到那些沙金，却是你的财宝？”

蜘蛛恼怒地喝道：“不管怎么说，你用那些财宝创下了今天如此的大业，只要你把你的熹阳实业公司让给我，我就饶了你。”

王熹阳道：“我并没有动用那些沙金，我今天的成就，是我多年来奋斗和呕心沥血的结果。”

蜘蛛喜道：“好，只要你将那些沙金还给我老人家，再给我老人家熹阳实业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权，我老人家也勉勉强强可以饶你了。”他桀骜地怪笑：“老弟你知道，二哥我老人家从来都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

王熹阳断然道：“不行！”

蜘蛛阴森森地道：“不行？”

王熹阳道：“大哥虽然被你害死了，但我知道他有个儿子，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找到他儿子，就要把那些沙金还给他，这些沙金应该是他的。”

蜘蛛暴怒道：“胡说！”他忽然住口，阴鸷地一笑道：“如此说来，你是不要你女儿了？”

想起女儿，王熹阳脸色登时变为灰色。他道：“你把芳倩怎样

了！”

蜘蛛怪笑：“没怎样，只要你答应我老人家的条件，我老人家自然不会难为她，那么美的一个女孩子，真是不爱她也不行呀，就连我老人家这样一个不喜女色的人，也不由得很是怜香惜玉呀……”

王熹阳怒喝道：“住口！”他紧握双拳，几乎要冲过去拼命。

蜘蛛却不理会他，继续怪笑：“不过，只要你答应我老人家的条件，保证她秋毫无损。”

王熹阳头上已青筋暴出：“先让我见了芳倩，再和你谈条件。”

蜘蛛盯住王熹阳，半晌，才道：“好！跟我老人家来。”他转过身去，烛光将他佝偻而萎缩的身影投在壁上，活生生的如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

地 狱

蜘蛛的身影和微弱的烛光忽然消失了，像是突然钻入地狱之中去了。

王熹阳走过去，才发现这是一个地道口，蜘蛛是走入地下去了。一般仓库都附建有地下仓库，西湾沙仓库自然也不例外。顺着一级级石阶走下去，只觉这地下仓库潮湿而气闷，令人的呼吸都似乎受着一种重压。地下仓库中随处堆着些水泥、钢筋等建材，更显得杂乱而肮脏。突然，蜘蛛手中的烛光熄灭，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重铅一般的漆黑之中。

王熹阳大惊，叫道：“周俊汉，你干什么！”

黑暗中传来蜘蛛那有气无力的阴森森的怪笑：“王熹阳，你

别慌，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你的宝贝女儿了。”一支蜡烛又悄然燃起，这支蜡烛是擎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手中，烛光之下，是一张如花似玉的俏脸。芙蓉如面柳如眉！但世上哪有如此动人心魄的杨柳和芙蓉。星眸似水，似乎永远是潮湿而带着一点淡淡的忧郁的。但此时，她却是满面的凄惶和惊怖，樱桃般的小口塞着一个拳头般的布团。真是人见人怜。

王熹阳叫道：“芳倩！”便要冲过去。

黑暗之中，蜘蛛又桀骜地怪笑道：“王熹阳，你还没有答应我的条件哩。”那个架扶着芳倩的彪形大汉狞笑着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放在烛光之下翻来覆去地在王芳倩白嫩如玉的脖子旁比划。

王熹阳一颗心已提到嗓子口，咬了咬牙，道：“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只听蜘蛛狂笑道：“痛快，王老板果然是聪明人，好，好，好好……”他一连道了十数声“好”才住了狂笑，嘎声道：“现在，只要你告诉我老人家那些沙金的藏处，再开一张五亿美元的现金支票给我老人家，你们父女俩就平安无事了，哈哈……”

王熹阳咬住牙：“好，我都答应你。”他沉默了半晌，问：“你知道我第一次创业的大成塑胶化工厂的厂址么？”

只听蜘蛛阴笑道：“老弟，你知道蜘蛛的调查侦察手段从来都是周密而且无误的。”

王熹阳一字一字地吐了出来：“那些沙金就埋在……”突然黑暗之中另一个洪亮粗犷的男中音笑道：“王老板何必泄露天机，这只蜘蛛已是我们瓮中之鳖了。”

只听蜘蛛喝道：“谁！”语气中顿时有了掩饰不住的惊惶。他的胆子果然不大。一阵风吹过去，便把那彪形大汉手中的蜡烛吹灭了。这地下仓库自然没有外来的风，自然是人将这蜡烛吹灭